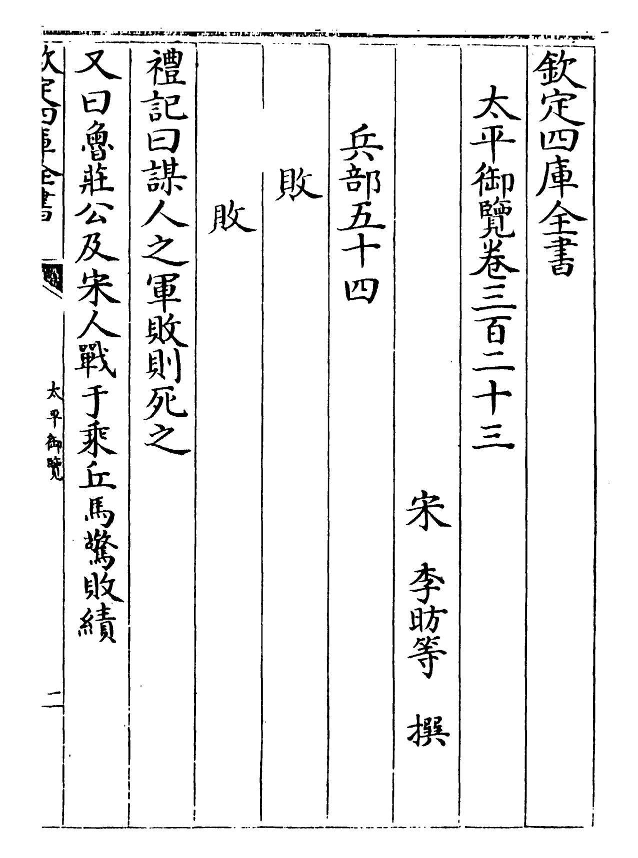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四

敗

敗

禮記曰謀人之軍敗則死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

左傳曰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尅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夫兵之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又曰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又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陳侯不從故敗

又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又曰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又曰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也）不量力（息國弱也）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縱有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又曰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曰狄人伐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敗三北魯莊公猶復以為將

又曰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

刧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按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將三敗三北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討桓公朝天下會諸侯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又曰晉世家曰襄公墨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

襄公曰患生矣軫追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等伐晉報殽之敗也

後漢書曰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谿禹敗績後閏九月乙巳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敗帝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慙於受任

而功不得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

又曰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又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又曰龎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蓋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壊津梁僅而得免

又曰公孫瓚為袁紹所圍遣子續求救于黒山賊張燕燕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于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汝當碎首於張燕馳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

於大隰之中下濕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豈可得乎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魏志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攻蜀兵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没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蜀兵乘舟就攻禁遂降會孫

權敗蜀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之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涕泣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之事魏書詔曰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晉秦不替使復其位後晉盡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也其復禁等官拜安遠將軍

晉書曰陸機河橋之戰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軍接戰機軍大敗

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又曰張浚為凉州牧西域長史李伯請討叛將趙真為真所敗議者以伯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其以减死論羣心咸悦

又曰孫恩為劉裕所擊窮蹙乃赴海自沉姻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以恩妹夫盧循為主

又曰盧循既敗走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

多云崔鼎貪生就死實難有云官尚當死其豈願生於是悉配諸辭死者因投于外同黨盡誅

又曰苻堅敗走劉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諸城望風歸順者甚衆苻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

徵而還

又曰苻堅敗壽春單騎遁還于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疋

又曰毋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諸軍屯樂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少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

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猛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謂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又曰苻堅率衆百萬屯壽陽列陣淝水謝玄謂苻融曰

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卻堅遂麾使陣退衆因亂不能止玄以精鋭決戰堅衆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草行露宿饑凍以死獲堅乘輿雲母車軍資山積

又曰苻堅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又見王師部陣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有懼色及敗單騎遁于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飱食者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余且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

晉中興書曰謝琰為會稽内史督五部事隆安四年孫恩攻上虞進及邢浦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於邢浦人情震懼羣賊鋭進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又應分軍設伏以待之琰不聽外白賊至時尚未食琰曰要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果敢能戰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魚貫不聚賊於艦中傍射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又曰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與桓玄戰于峥嶸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燒輜夜遯玄故將劉統馮雅等聚黨四百人掩没潯陽城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其黨自相斬以降玄入江陵太守馮該勸使下戰玄欲步出漢州投梁州而人情崩阻不可復合益州刺史毛璩弟璠卒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璠喪葬于江陵璩弟脩之為玄屯騎校尉玄計窮欲走漢中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乘艦泝江數十里恬

與祐之擊玄益州督護馮遷斫玄玄曰是何人耶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斬玄首幷石康等五級庾頤之及殿中監萬蓋丁仙期皆死之玄年六十息昇六歲云我是豫章王諸軍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三十國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叅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叅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

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盎慚憤嘔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赭音者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

又曰王玄謨北圍滑臺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

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忝遺玄謨書曰聞因敗為功臂上瘡將非金印之徵邪

梁後畧曰丙午軍帥蕭方等至於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置陣登高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暗江水滿爭來赴戰俄爾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泅之悉皆投水方等與左右二百餘人馳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通典曰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帝戰邙山

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取勇士三千令賀拔勝揔之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免去

隋書曰煬帝使宇文述將兵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

可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為民

唐書曰屈突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過潼關為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以步騎萬人夜襲文静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入我二栅而戰者徃復數馬文静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静遊軍數百騎自南山而來擊其背顯和大

敗走馬而歸通勢彌蹙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又曰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二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氊車以氊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烜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其驚駭擬從而犄角攢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氊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氊車薪芻烟焰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賊軍在烟焰

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晝日矢盡方覺無賊
我師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抵黄河南抵古岸排
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伺羅諸兵
習險直透黄河古岸横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
有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
勢于時有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
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舟爭渡

者不可勝數每湔即沉如是登船沉者數十渡餘軍盡散還入關

三國典畧曰齊師既敗軍士奔至江者縛荻為筏多被沒溺浮屍翳江至於京先是童謡曰虜馬萬疋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至是梁軍士以齊兵質酒一人纔得一醉

又曰周武伐齊齊主亦於塹北列陣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坐報

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著汾陽中諸内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懸軍逺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使讓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耶乃過塹南引帝大喜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髙梁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捨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願速還安撫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其肘曰長樂言何可信齊衆大潰軍

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人齊主退走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將軍王軌破陳於吕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吳明徹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季等俘斬三萬餘人初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遏斷船艘蕭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邉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

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我兵益至摩訶又請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率步乗車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摠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遂欲破堰大軍以舫載馬北譙州刺史裴子烈議曰若决堰下船船必須順倒不如前遣馬於事為允會明徹疾篤

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明徹決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勢漸微船礙車輪並不得渡軌圍而蹙之明徹力窮就執陳之鋭卒於是殲焉

衛公兵法曰或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惟欲前戰者敗勞逸無别不曉車騎之用者敗斥堠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

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寧千日而不使不可一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寧復其重誅不忍為辱軍之將又嚴顔謂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重其名節寧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衂之耻斯誠甚矣

說苑曰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景公將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而文公猶

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景公曰善乃使復將潘安仁馬汧督誄序曰昔乘丘之戰貢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貢父曰他日未嘗敗績今而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又曰偏師裨將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五

招降

詐降

招

左傳曰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所敗）平子怒令見

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史記曰漢髙帝初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因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豨將王黄曼丘臣

其麾下受購賞之故皆生得以故豨遂敗為樊噲軍卒追斬於州丘見四人四人謁帝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帝封之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諌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有此耳吾胡愛四千户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

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

後漢書曰岑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

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士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要城固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北吾不食言指河水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雲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謂部將曰堅守待我若不還諸君徑

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尊更始傳尹為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與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蜀志曰關雲長圍魏樊城留兵將備公安及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南郡守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雲長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疾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凡府藏財寶皆封閉

以待吳主孫權蜀兵將還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其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吏士因無鬬心會權至雲長於是率衆走交城西至漳鄉衆皆委兵而降
三國典畧曰梁蕭乾字思惕梁秘書監子範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簡善隷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

即欵附

北史曰魏可朱渾元歸齊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枝賜元幷運資糧候接

隋書曰劉權爲廣南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乗單騎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羣賊感恱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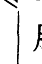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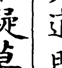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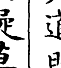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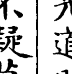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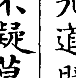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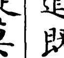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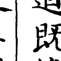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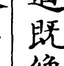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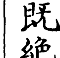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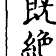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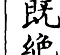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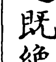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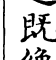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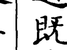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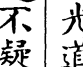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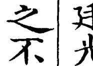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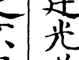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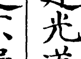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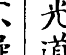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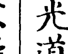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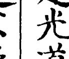
又曰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何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桂州

長史王文周鑠崇以諳稠所稠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降欵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至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下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

於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劒南安撫

唐書曰馬燧討李懐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懐合軍次于長春宫懐光令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懐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



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
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
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為滅族之計耶從吾言
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
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
伏軍士亦泣光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
燧廷光道既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
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為王人矣渾瑊

私歎謂叅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恠累敗田悅今覩行師料敵僕不逮遠矣

又曰曹王臯為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軍王國良鎮武岡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河守險刼行旅以自給詔徵荊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歳不下乃以臯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臯率諸事至武岡國良阻險兵不得進臯乃謂諸軍曰國良怨京杲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不如降之乃三遣

之書國良因謂降未得其情皋曰其心屈矣乃擒軍自稱使者乘扁舟直造其壘曰曹王也國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為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説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為朔方節度使至靈武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

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降

左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逄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史記曰楚莊王圍鄭三月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實不天不能事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

也敢不唯命是聽

又曰周武王伐紂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爵

後漢書曰武都叅狼羌為寇殺長史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又曰陳宫降曹操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

何宮曰聞霸王之主不絶人之嗣因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涕泣遂殺之傳首許市

又曰耿秉與竇固至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與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沮陽公主明帝妹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

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趣鳴馬跡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又曰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討衛羽說第五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又曰劉盆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得所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曰龎雄與梁㦃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奥鞬曰遂王詣㦃乞降㦃乃大陣兵受之單于脱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又曰岑彭與嚴説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説舉城降諸將欲斬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

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又曰班超復使西域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于闐國去長安九千七百七十里南與始羌西與始墨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俗信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又華嶠書騧字並作驪說文馬淺墨色也音京媢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

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乃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又曰張步戰敗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奉其首降

又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國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强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耶降計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曰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責己遂不敢降東觀記云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不中折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吳書曰壬申王璿受晧之降命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平吳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宫五千餘人

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即斬異已者遂共出降

又曰建興中陳聲聚諸無頼二千餘家斷江抄掠陶侃遣朱伺為督護討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聲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仍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又曰桓温伐蜀軍次天彭使參軍周處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詣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處等禦之福退走温反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勢直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軍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能百姓大悦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益州刼帥韓武方崇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巴西蠻夷兇惡皆望風降附

三國典畧曰侯景黨儀同三司馬世雲率其所領降于慕容紹宗仍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謂其衆曰汝輩家口髙登悉已殺之努力何慮無妻子待向江東當還入

鄴用汝輩悉作本州刺史衆信之紹宗遥呼曰爾舉家悉在但能歸來官勲如舊乃被髪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衆大潰爭赴渦水為之不流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齊王至帝降自阼階以賔主之禮相見髙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隨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髙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二十

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

唐書曰王行本仕隋以軍功爲朝散大夫堯君素之鎮河東也令行本統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誅於東樓行本率兵赴之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屬與數百人皆誅之後兵出戰官軍高祖更令將軍秦武通擊之武通令軍中無得泄其謀於是掘長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數里通率騎横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之殺七百

餘人自此兵勢漸弱太宗求得其所親婦人遣入城諭意行本曰罪戾既深自知不免止當逃竄山谷耳因潛引武周又求援于竇建德武周遣其將相尋以兵援之太宗邀擊大破之行本窮急糧盡謀欲突圍而出人無從者遂面縛請降

又曰劉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高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恒在閤内金樹每督兵於閤下及將為變潛令其黨數

人入其閤内與諸義兒陽為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絃又藏其刀杖聚其䂍於牀下合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屯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絶刀杖已失張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竊戲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死於是擐甲持兵坐於堂上與妻妾奏妓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之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大集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

百餘人於是來降

詐降

史記曰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上以故與數

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漢書曰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内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精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後魏書曰万俟醜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

川魏將崔延伯率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問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遥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傷死者二萬人

通典曰西魏大將周文帝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

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度鴨緑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内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羣議於

是遂進遇平壤城文德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六

乞師　救援

擒獲上

乞師

左傳曰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

又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

又曰夏公如楚乞師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楚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又曰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曰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也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階也郤子無階且先君之嗣卿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又曰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馬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晉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也

又曰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遂啓疆如楚辭且乞師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戰國策曰楚圍雍氏韓使求救于秦秦師不下郁令靳尚使謂秦王曰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唇亡齒寒願大

王熟計之宣太后召尚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弗支也盡身妾上而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韓日費千金獨不使妾少有利也靳尚歸韓襄上賂於太后復使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翠曰未也茂曰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入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言於秦王曰今雍氏圍而秦兵不下是無韓也楚韓為一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秦王乃下師於郁以救韓

後漢書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救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起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

救援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於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

捍蔽也猶齒之於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故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焉

又韓語曰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出使靳尚如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病矣秦師不出脣亡齒寒願

大王計之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讓信陵君以請救曰勝所以結為婚姻者以公子高義今縱輕勝獨不憐之姊耶公子説王不可乃將車騎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嬴坐而去公子曰侯生無一言半辭送我哉乃復見之生曰知公子之必來乃謂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可為如姬復父之讎求其虎符奪晉鄙軍此五霸之功也然恐鄙有所疑臣客朱亥可

與俱行至軍亥以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引兵救趙却秦軍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公子懼不歸趙以五城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張繡荀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遠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至穰繡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魏畧曰曹洪為太祖族弟興平末太祖嘗與洪出為寇

刧失馬追者在後洪下馬太祖辤曰各自急洪言曰天下諸將可無洪不可無君也太祖乃乘之遂相扶佐得濟

晉書曰桓宣屯馬頭山為祖煥桓撫所攻求援於廬江太守毛寶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緣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

而煥撫亦退

又曰淮南妖賊張昌旬月之間衆三萬皆絳績科頭攢面以毛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戰其鋒不可當請諸軍以助

三十六國春秋曰姚襄南至滎陽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何敢害萇會救至俱不死

北史曰齊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

并州刺史㚒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謡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後魏書曰齊將陳伯之假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傅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

永去二千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追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時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冑乃信之遂上永勰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復再見不意卿能至也勰合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曰辛淵私署凉王李暠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

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欽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又曰裴駿值賊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杖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為賊所逼是吾等狥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

葢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是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後周書曰蕭詧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為附庸太祖令丞相東閤祭酒營權使馬詧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為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

又曰李賢時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累被摧衂賢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顥太祖長兄德皇帝娶樂浪王氏為德皇后生顥及連次太太祖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

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殁保定初追贈太師尋追封邵公

又曰太祖率輕騎追侯景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

隋書曰張須陁為齊郡丞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七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競

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鎗勇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强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書曰李晟為左金吾大将軍涇原四鎮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横擊之扳璘出於亂兵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

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上即位吐蕃冦劒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兵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留成都數月而還

又曰裴度征蔡州討築赫連城於池口未畢役度領師及賓從往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畢呼賊以突來哮爭進城震壞者十五餘注弩挺刃勢

將及度賴李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墮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非光顏救度幾陷

又曰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龎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國皆陷獨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

陵乃仗劒拏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㤄㤄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也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宜候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為不唯有負國恩丈夫

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并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城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賫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

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瘡生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姪名謂慆曰志之得嗣為幸慆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

繁欽丘儁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儁者從都尉

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墜馬儁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冠遂致死戰場都尉乘儁馬得免

擒獲上

左傳曰鄭將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輅迎也五駕切）倒戟而出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聽謂常在放聞身著於心想致其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穀梁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華元獲者不與之

辭也

史記曰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髙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偽遊雲夢實欲襲信信不知謁髙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狡兎死走狗烹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後漢書曰龜兹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兹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

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而立定慮馳報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志也國人大悅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破璋將巴郡嚴顔先獲顔飛呵顔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有斷頭

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顔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晉書載記曰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以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决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仁而還

又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入壘門為勒獲執質末杯遣使求之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冦失陵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

呂氏春秋曰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士六十人戊子戰于郕遂擒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六至三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七

擒獲下 擄掠

擒獲下

晉書載記曰劉曜光禄大夫游子遠與玄羌伊餘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

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

二石偽事曰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曜軍大破登時先擒曜

又三十國春秋曰丁亥中軍劉裕悉衆攻燕衆咸諫曰今往亡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

登遂尅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馬裕責其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無餘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已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

三國典畧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又曰北齊平任城王湝音諧據冀州與廣寧王孝珩召募得四萬餘人以拒我軍齊王憲率衆討之仍請太上皇

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湝不納及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者亦數千人候騎執湝間諜二人以白于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湝得書沉之於井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領軍尉相願遂以衆

降遒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寔遂破之俘斬三萬人遒被擒見寔不拜呼之為弟

北史曰後魏元遥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妖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合家從之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惟以殺害為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

吏人刺史蕭寶京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是秉城伯驎之没兇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僇尼僧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為使持節督北征諸軍事率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並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虬等擒法慶并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僇於都市

後周書曰裴寛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詳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寛

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所卧之氊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彼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髙澄如此厚遇乃能冐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又曰太祖時梁元帝遣使請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

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公護與楊忠率鋭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没為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

又曰侯莫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從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長坑及之賊未

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之

又曰李廣會稽人早事晉以敢勇聞沆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又曰柳檜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

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人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人皆為之流涕

隋書曰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

實抗為幽州總管帝怒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素恃貴不與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

又曰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

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户

唐書曰長平王叔良遣驃騎劉感擊薛仁果却為所敗感殁於賊感不知何許人初以本官鎮涇州為仁果所圍感拒戰久之城中粮盡無食感殺馬以分士卒感一無所啖唯煮馬肝取汁和木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數

奚會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之感與叔良復出戰因為賊所擒

又曰王行敏鎮潞州劉黒闥來攻行敏自壁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既惡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去因為黒闥所擒竟不拜黒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曰行敏大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又曰劉世讓檢校并州總管時突厥可汗遣俱檢特勒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為民患前總管李仲文不能

制世讓到官以計擒之馳使以聞高祖大悦嘉歎久之又曰姜寶誼武徳初拜武衛大將軍尋為井鉞將軍劉武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後得逃歸至是與裴寂拒宋金剛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復為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没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叚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

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戮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又曰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使人謂朱滔曰吾聞朱公貌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繢事以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錦衣金鉤甚偉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射獵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方共事不虞而卒

夔㬥至滔駭然與戰於瓦橋適遇衣他服以不識免

又曰蔡州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愬從秀琳於新興柵遂以琳之衆攻吳房夏四月庚寅朔辛卯李愬奏師至嵖岈谷擒賊將柳世千李奏等二人李光顔敗元濟之衆三萬於偃城其將張伯良奔於蔡州殺其卒十二三獲馬千餘疋器甲三萬其甲上悉畫作雷公符北斗星文又云速破城北軍急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暉正陽敗入保滁州太祖皇帝麾兵涉水

踰城入盡戮其黨生擒暉及其偽命都監姚鳳等送於行在世宗召見之暉曰臣力竭矣欲暫坐及坐又曰臣欲暫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復容之乃言曰臣非不盡忠於本國實以甲兵勇怯不敵臣早事晉朝屢將兵與契丹相持未如天朝此日甲馬之盛昨者退守滁州不謂天兵便能踰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故就擒耳因盛稱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釋之賜衣服帶鞍馬後數日暉以金瘡尋卒於洛陽暉本驍將唐莊

宗之基業因暉而敗馬故暉著名於天下

虜掠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後漢書曰馮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崛起多暴横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於計

又曰鄧惲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上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

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肢體裸人形骸淫於婦女俊軍士猶發塜陳尸掠奪百姓悍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之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上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骨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

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晉書曰宮人孟玖弟超並為成都王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戮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極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

又曰惠帝末妖賊劉栢根起於東萊王彌率家僮從之

栢根死亡入長廣山為群盜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時號為飛將軍十六國春秋曰南涼秃髮傉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茗徒聊切音韹徒弔切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不慮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

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三國典畧曰齊主以契丹犯塞親征至於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長壍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韓軌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于遼水齊主露髮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

後魏書曰濟陰王新城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城率衆討之新城乃多為毒酒賊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會守東城謀欲逃遁先是封勑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陳飛梯騰塹而走勑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鬬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干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克之易矣衆咸以

為然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
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勑文縱
騎騰躡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後周書曰賀拔岳副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時醜奴自
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
天光率騎赴之岳身先率擊之退走岳號令部賊下馬
者衆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餘
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棄

岐州走安定平亭

隋書曰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音靈）川經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美隋德萬歲遣

使馳奏請將詭入朝詔許之

又曰達奚長孺與烏丸軌圍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士千人為聲援軌令長孺逆拒之長孺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乃縱竒兵水陸俱發大敗之俘數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陳背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

兵不願降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

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

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

精鋭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

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十里與村北

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

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太平御覧卷三百二十六